

创意写作专业需要规范化发展

□本报记者 李晓晨

几天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了“创意写作书系”的三本新书,分别是《开始写吧!——影视剧本创作》《故事技巧——叙事性非虚构文学写作指南》和《情节!情节!——通过人物、悬念与冲突赋予故事生命力》。它们与去年同读者见面的《成为作家》《开始写吧!——虚构文学创作》《开始写吧!——非虚构文学创作》和《小说写作教程》等译著一起,为想成为作家的文学爱好者们提供了更多可能。作家阎连科、徐则臣、张悦然等在新闻发布会上的“现身说法”,或多或少让人们觉得“写作中的某些部分是可以培养的”,从文学爱好者到作家之间似乎存在着那么一条捷径。

其实早在几年前,“创意写作”便已走进大学校园,成为了高校文科教育中的一个热词,先是2010年复旦大学在硕士研究生阶段开设创意写作专业,符合要求的学生可获得艺术硕士学位;此后,北京大学、上海大学、河南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也开始进行这方面的探索。各高校培养对象各有侧重,专业名称也是五花八门,落实到更为具体的培养目标、招生入学、教学活动、毕业考核等环节,更是各出各招。毕竟,“创意写作专业”来到中国才不过几年,第一届硕士研究生2011年才刚刚毕业,这一借鉴欧美高校教育教学模式的专业要在中国落地生根,实现科学化、规范化、本土化,需要澄清、总结的还有很多。然而,对那些业已投入专业学习、并期待学有所成的学生们来说,他们并没有太多时间与精力等待这一探索逐渐科学。

创意写作专业不为培养作家而设

在开设创意写作专业的高校主页上浏览,总能了解到诸如此类的消息,比如美国作为创意写作专业的“原产国”,培养出了包括理查德·耶茨、玛丽莲·罗宾逊、理查德·富特等许多屡获大奖的作家;中国读者熟悉的哈金、白先勇、严歌苓、李翊云等也曾就读该专业,并成为国际知名作家。国内某高校本科生通过参加“文学创作方向”的课程学习,创作出版了小说、散文、影视剧剧本,他们有的在各类文学比赛中获奖,有的成为地方作协会员,还有的签约文学网站或影视制作公司。这很容易让人们产生误解,认为创意写作专业是为培养作家而开设的。实际上,任何一所高校都未曾在招生简章中表明开设此专业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作家,事实上目前从该专业毕业的学生中几乎没有成为专业作家。

复旦大学在招生简章中这样描述其培养目标:培养高层次、应用型创意写作专门人才。戏剧艺术硕士(MFA)专业学位获得者应当具有高水平的文学写作能力,胜任各类文学体裁的专业创作工作。专科起点的南京大学“作家班”则将培养目标定位于“通过全日制汉语言文学专业和新闻学专业高年级本科课程的讲授,使学生成为能熟练掌握相关专业理论与技能的专门人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资料显示,“创意写作专业更多着力于整个文化产业发展培养具有创造能

力的核心从业人才,为文化创意、影视制作、出版发行、印刷复制、广告、演艺娱乐、文化会展、数字内容和动漫等所有文化产业提供具有原创力的创造性写作从业人员。”

现任《上海文学》编辑的甫跃辉去年刚从复旦大学获得戏剧艺术硕士专业学位,他的导师是作家王安忆。对于公众的误解,他说,大学里的任何一个专业都不是为了培养“家”而开设的,这一专业针对的是所有热爱写作的普通人,人们对这个专业常常是不解其深,带着莫名其妙的情绪,老觉得这个专业就是教学生怎么写东西,其实并非如此。复旦大学的创意写作专业是中文系硕士培养中的方向细分,除了完成公共课、专业大课以外,导师会在小课上分析、讨论文学作品,毕业时除了要交一篇3至5万字的小说或散文外,还要提交一篇学位论文,当然前者的分量更重。谈到学习期间的收获,他认为最重要的是掌握了写作的基本知识、基本原则,比如不会犯基本的叙事错误,对文学作品有了清晰、科学的认知,两年的专业学习让他更快地掌握、领悟到这些,从而少走了许多弯路。北京大学该专业的首届毕业生文珍也认为,公众都记得读了这个专业仿佛就走上了条看似便捷的道路,实际上能不能在文学路上做出一点成绩还得看个人的兴趣和日后的坚持,这对从事任何职业、读任何专业的人来说都是一样的。

创意不错 有待规范

相较中文系其他传统学科,创意写作专业以其创新性、应用性、实践性符合时代社会的变迁及文学文化的发展。当下,我国国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今年全国参加高考人数达915万,平均录取率为75%;文化创意产业倍受重视、发展日新月异,亟需更多有“金点子”的创意人才;网络等新媒体的迅猛发展,激发了公众的写作热情,使全民写作成为可能。南京大学教授武秀成认为,创意写作专业的诞生预示了中文系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应用性,文学写作无疑是语言文学领域最具应用性、实践性的学科。如果能将一部分喜欢创作的学生分流到更重实践操作的专业硕士方向,就能让他们既提高文学理论修养,又充分参与到创作实践中去。

如此看来,创意写作专业显然在“创意”上已抢占了先机,但目前这一专业在国内的确尚属实验探索期,即使在设立时间较长的美国也仍处于“一边争论、一边发展”的阶段。对国内高校来说,用“摸着石头过河”来形容也许恰如其分。只是,这“过河”的时间有多长,将直接关系到就读此专业的学生们的学习收获、成长及未来走向。创意固然可贵,要让创意在现实中焕发生机,亟待解决的便是实现规范化。

清华大学教授格非2009年曾参加过美国爱荷华大学的国际作家工作坊,他说,爱荷华大学是美国创意写作的起源地和中心,这所学校开设的创意写作专业非常难考,最终授予的学位含金量也比其他专业更高,

当年雷蒙德·卡佛就被拒之门外。谈及我国的创意写作课程,他认为,如今写作不再是少部分人的事情,开设这类专业符合全民写作、写作民主化的趋势。但他特别强调,这类专业需要规范,高校要保证授予学位具有公信力,特别要避免一窝蜂盲目上马。在招生方面,应该主要招收有一定年龄、社会阅历、文学积累、创作成绩的学生。山东大学教授从仁认为,介于文学与艺术学之间的创意写作专业首先要有清晰、明确的学科定位:究竟归属哪个上级学科,培养什么人才,如何入学考试,符合什么资格才能授予学位。在此基础上才能再设计科学的培养计划、教学课程、教学方式。在一些热爱文学、有创作热情的学生中发现好苗子,让他们在毕业时成为作家或有成为作家的可能也是一种成功的教育思路。

谁来教 教什么 怎么教

创意写作专业开设至今,各高校都在探索科学合理的教育教学模式,以期最大化激发学生的文学创作潜能,使其学有所长,谁来教、教什么、怎么教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在师资构成上,国外高校大多采取“驻校作家”制度,邀请知名作家、评论家与学生分享创作体会,分析、讨论文学作品。国内许多高校也借鉴了这种模式,北京大学有曹文轩等任教,复旦大学由王安忆、陈思和等领衔,南京大学邀请苏童、毕飞宇等任客座教授,还邀请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的老师授课。

在课程设置上,有的高校重视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文学底蕴,有的则强调专业写作技巧的习得。对此,南京大学教授丁帆认为,目前创意写作课程设置上存在“重技术、轻人文”的倾向,但其实人文素养、文学内涵才是一个作者能走得更久的驱动力。如今,许多写小说的人一边写一边想着影视画面,反而影响了整体的艺术效果。格非也认为,要特别重视帮学生储备充足的知识,阅读文史哲原典著作、涉猎现代语言学知识、学习外语等对开阔眼界都非常必要。在这样一个信息发达的社会,过去那种单凭个人经验取胜的创作已经不可复制了,说到底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以独特的眼光、方法来观察、了解社会。

在教学实践中,目前大部分高校采取的仍然是传统的教学模式,而葛红兵领军的上海大学创意写作中心则在探索另一种教育模式,在“成为作家”的课堂上,老师与学生不再是简单的“听”与“讲”的关系,角色扮演、情境激发、创作模仿等更强调互动性与参与性。还有专家提出,创意写作可以采取更灵活的教育方式,比如通过游学、实地采访、评奖等方式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形象思维能力。而在毕业考核环节,目前各高校通常以提交文学作品为主,也有要求学生提交学位论文以综合考量。创意写作专业这个从国外移植而来的范本,要想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土壤中获得旺盛的生命力,实现规范化发展或许是首先要解决的。

有人说,当下报告文学的最大问题是“没有门槛或门槛太低,似乎什么人都写得了报告文学,什么样的带有纪实性质的作品都可以自命命名或被命名为报告文学”。有人说,报告文学最大的问题是“有偿写作或者广告文学”。还有人说,报告文学最大的问题是“报告有余、文学性不足”。我却坚定地认为,以上这些都是报告文学面临的危险、问题与挑战,但是,当下报告文学存在的最大问题则是年轻作者的匮乏。

早在2003年,作者青黄不接已成为报告文学面临的大问题。日前召开的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出席的89位会员代表最年轻的也是1970年左右出生的,当下活跃的作家中,最年轻的大概要数李春雷了,而他是1968年出生的,今年也已44岁了。新当选的会长何建明在致辞中也尖锐地指出,报告文学作者后继乏人是当下最严重的问题。

情况的确如此。自2000年起,每年在选编年度报告文学作品精选时,我都竭力希望多发现一些报告文学新作者,尤其是年轻的陌生的作者,然而,往往很难如愿。当,还在坚持不懈地写作且有一定实力的报告文学作家全国不过百人左右,且往往都是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都已年过半百,其中年过花甲的几乎占到一半以上,甚至还有多位年过古稀至今依然活跃着的作家,如李林樱、徐刚、周明、天泉等等。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作家大概只有徐剑、党益民、李春雷和李青松等寥寥数人。此前,我还注意到有吕辉、李琼璐等个别一两位“70后”或“80后”的作者,然而此后便未见其有更多作品发表。

报告文学后继乏人,作者青黄不接,这才是其当下遭遇的最大问题。去年,中国作协在北戴河召开了全国报告文学创作理论研讨会,不少同志提出,报告文学界的的老作家应该发挥“传帮带”的作用,以师傅带徒弟“一带一”的方式培育新作者。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建议。报告文学的选题、采访、构思、结构、创作等都有特殊的要求,需要经验丰富的前辈作家手把手地带徒弟异地教会新的作者,我们还曾多次强烈呼吁,鲁迅文学院应该举办一两期专门的报告文学作家高级研讨班,为全国各地培训一批报告文学作家。在许多场合,我也大声疾呼,希望更多的小说家、诗人、散文家、评论家等加入创作报告文学的行列。《人民文学》杂志自2010年起高举“非虚构创作”的大旗,召集凝聚了一批作者,走向大地,深入民间,创作非虚构纪实作品,如贾平凹、梁鸿、慕容雪村、李娟、刘亮程、王小妮、萧相国等一批作者都有佳作问世,备受瞩目。我也呼吁更多的新闻媒体记者、编辑等拿起笔来,在新闻结束之处深入开掘,写出有深度的报告文学。这其中,如小说家陈启文近年来接连发力,常有力作问世。新华社记者朱玉等已陆续有一些备受赞赏的优秀之作发表。此皆为成功范例。

报告文学的希望在于青年。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这种以真

实性为基本底色的非虚构的文学创作中来。各地文联、作协都应该在培

育年轻报告文学作者方面下更大的功夫,创造更加优越的条件。诚如

此,报告文学的未来才可能是光明的、值得期许的。

度的报告文学,这其中,如小说家陈启文近年来接连发力,常有力作问世。

新华社记者朱玉等已陆续有一些备受赞赏的优秀之作发表。此皆为成功范例。

报告文学的希望在于青年。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这种以真

实性为基本底色的非虚构的文学创作中来。各地文联、作协都应该在培

育年轻报告文学